

世界文學名著小說叢書

沒出息的人

(德西) 艾中譯



香港上海書局印行

第一章

我父親的磨坊水車輪，又非常愉快地發出嗡嗡和沙沙的聲音，雪水不停地從屋頂上滴下來，麻雀唧喳地飛來飛去。我坐在門檻上，擦擦惺忪的眼睛；在溫暖的陽光下，感到很舒服。這時，父親從屋裏走出來；從天亮起，他就在磨坊裏工作，他頭上歪戴着一頂睡帽，對我說：「你這個沒出息的人呀！你又在曬太陽，又在伸懶腰啦，把工作都推在我一個人身上。我不能在這兒養你了。春天到了，你到世界上去走走吧，自己去掙麪包吃。」

「好吧，」我說，「假使我是個沒出息的人，那末也好，我就到世界上去謀幸福吧。」其實，我很願意這樣，因為在不久以前，我已經想到要出去旅行了。在秋天和冬天，我聽見黃鳥老是悲傷地在窗前唱：「農夫，雇我，農夫，雇我！」現在，在美麗的春季，我又聽見它非常驕傲和愉快地在樹上叫：「農夫，保留你的工作吧！」

我走到屋裏去，從牆上拿下了我奏得很嫺熟的小提琴。父親給了我幾毛錢路費，接着我就逍遙自在的地走出長長的村莊街道。我到處看見我的老朋友和熟人，他們和過去一樣，出去工作、挖土和耕田，而我却到遼闊的世界上去遊歷，於是暗自感到很高興。我驕傲得意地向四面八方打招呼，跟那些可憐的人道別，可是沒有人理睬我。我覺得彷彿以後我將永遠過禮拜天似的。當我終於到了遼闊的田野上時，我拿出了我親愛的小提琴，一面沿着大路走去，一面拉唱道：

如果上帝要施恩於某一個人，

就送他到遼闊的世界上去，

把山巒、樹林、河流和田野的

奇迹都指給他看。

在家裏睡懶覺的人，

看不見美麗的早霞，

他們只知道養小孩和發愁，

因爲麪包不夠吃而苦惱。

溪水從山上奔瀉，

百靈鳥在高空快樂地鳴唱，

我要放大嗓子，挺起胸膛，

跟它們一塊兒歡唱！

我只求上帝安排一切；

小溪、百靈鳥、樹林、田野

和天地都向上帝支配，

他也會很好地料理我的事！

我回頭看了一下，看見有一部華麗的馬車駛到我的近旁來了。這部馬車大概在
我後面跟了很久，但我因爲專心唱歌，一直沒有注意到它。馬車走得很慢，兩位高

貴的夫人從車裏探出頭來，聽我唱歌。有一位夫人特別美麗，比另一個年輕，但老實說，她們兩人我都很喜歡。我唱完以後，年紀較大的夫人吩咐停車，嬌聲地對我說：「喂，快樂的小伙子，你倒會唱好聽的歌兒哩。」

我毫不遲疑地回答：「稟告夫人，我還會唱更好聽的哩。」

接着她又問我：「你一大早到哪兒去呢？」

我自己都不知道要到哪兒去，感到很窘，便信口說道：「到維也納去。」她們倆講起我聽不懂的外國話來了。年輕的女人搖了搖頭，另一個女人却不住地笑，終於對我叫道：「跳上車子後面去吧，我們也到維也納。」有誰比我更快樂！我行了個禮，跳上了馬車，馬夫揮了揮鞭子，車子飛也似地順着明晃晃的大路駛去，風在我的帽子旁邊呼嘯起來。

村莊、花園和禮拜堂的鐘樓消失在我後面了，我前面出現了新的村莊、宮殿和山崗；燦爛的秧苗、灌木和草地在脚下飛過去，頭上有無數的百靈鳥在天空飛翔。我不好意思大聲叫出來，只好在心裏歡呼，在馬車的踏板上亂蹦亂舞，差些兒把挾在腋下的小提琴丟了。太陽升得越來越高，四周的地平線上，騰起了沉重的白色的午雲，天空中，曠野上和輕微地蕩漾的麥田上變得空曠和悶熱。這時，我才想

起了我的村子，父親和磨坊，想起了樹蔭下的池塘旁多麼陰涼，而這一切離開我那麼遠。我心裏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感覺，好像我必須回去一樣；我把提琴插到外衣和背心之間去，沉思地坐在馬車的踏板上，終於睡着了。

我睜開眼睛時，馬車已經停在高大的菩提樹下面了。在樹後面，石柱間有寬大的石階通向一座豪華的宮殿。透過旁邊的樹叢，我看見了維也納的鐘樓。兩位夫人似乎早就下了車，馬也給人從車上解去了。我看見自己獨自坐在這兒，大吃了一驚，便急忙地跑到宮殿裏去；這時我聽見有笑聲從上面的窗口傳出來。

在這座宮殿裏，我的遭遇是奇妙的。首先，當我在寬大陰涼的前廳裏向四面探望的時候，有人用手杖敲了敲我的肩膀。我很快地轉過身去，看見一位高大的紳士站在那兒；他穿着禮服，一條織金的寬緞帶從肩上一直掛到屁股上。他手裏拿着一根上半段鍍了銀的手杖，臉上長着一個非常長的勾鼻子，身體肥大，衣着華麗，就像只吹脹的吐綬雞一樣。他問我在這兒找什麼，我完全發呆了，嚇得說不出話來。許多僕人在石階上跑上跑下，他們什麼都不說，只從頭到腳地打量着我。這時有個侍女（我後來才知道她是個侍女）筆直地朝我走來。她說，我是個討人歡喜的少年，貴夫人叫她問我願不願意在這兒當園丁的助手。

我摸了摸背心；我的幾毛錢不在了，天曉得，這幾毛錢大概在我亂蹦亂跳的時候，從衣袋裏落到馬車上去了。除了小提琴以外，我沒有別的東西了，而那個拿着手杖的紳士在走過去時對我說，我的手提琴連一文都不值。我吃了一驚，便對侍女說：「好！」我的眼睛還一直斜看那個樣子很可怕的人。他像個鐘擺一樣，不停地在大廳裏來回踱着。這時他又神氣活現地，令人害怕地從陰暗處走出來。園丁終於來了。他喃喃自語地說什麼關於浪子和鄉下佬的話，帶我到花園裏去。在路上，他訓誡了我一番，勉勵我節儉勤勞，不要到處遊蕩，不要搞不能掙錢的藝術和沒有用的事情；他說，這樣我將來也許還可以成爲一個有用的人。——他還給了我許多非常好的、適當的、有益的忠告，但我後來把他的忠告都忘記了。老實說，我根本不明白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；不管他說什麼，我老是對他說：「是的。」我覺得我像個翅膀澆了水的鳥一樣。可是，謝天謝地，我有飯吃了。

花園裏的生活倒很愜意。我每天有足夠的熱騰騰的東西吃，掙的錢夠我飲酒，還有剩餘。只可惜我有不少活兒幹。我也喜歡那些樓閣、亭榭和美麗的綠徑。要是我能安靜地在這兒散步，並且像每天到這兒來的紳士們和淑女們一樣高談闊論，那我就心滿意足了。只要園丁離去，留下我一個人，我立刻拿出我的短小的烟斗，坐

下去，想出許多美妙斯文的話來。假使我是個紳士，能跟她在這兒散步，我會把這些話講給帶我到這宮殿裏來的美麗少女聽。有時，在悶熱的下午，當四周靜得只聽見蜜蜂嗡嗡叫的時候，我仰躺着看天上的雲朵飄向我的故鄉，看花草來回地蕩漾着，同時想念那位少女。這時那美人兒常遠遠的在花園裏散步；她手裏拿着六絃琴或者一本書，像個仙女一樣嫺靜、高貴和溫柔，以致使我簡直不知道我在做夢，還是醒着。

有一次，我去工作，經過一個亭子，同時哼着：

不管我到哪兒去。朝哪兒看，

在田野、森林和平原，

從高山到天空，

美麗的貴夫人呀，

我向你致敬千百次。

這時，我看見一雙美麗、年輕、活潑的眼睛，從陰涼的亭子半開着的百葉窗和

花叢間，向外面探望。我嚇了一跳，沒有把歌唱完，就頭也不回地去工作了。

晚上，我站在花園裏小屋的窗旁拉提琴，同時想念着那雙亮晶晶的眼睛。那天正好是星期六，我很高興，因為明天是禮拜日。忽然侍女從夜色朦朧的花園裏走來了。「這是美麗的貴夫人送給你的，她要你爲她的健康乾杯。晚安！」她說着急忙把一瓶酒放在窗台上，像隻蜥蜴一樣在花草和灌木叢中一下就不見了。

我在奇妙的酒瓶前面站了很久，怎樣也不明白這是回什麼事。——剛才我曾愉快地拉提琴，現在我格外愉快地拉琴和唱歌了。我唱完了關於美麗的貴夫人的歌兒，唱完了我會唱的一切曲子，一直唱到外面的夜鶯都醒了過來。月亮和星星早就出現在花園的上空了。是的，這真是個美麗的好夜晚！

當我們躺在搖籃裏的時候，沒有人唱給我們聽，我們將來會成爲什麼；一隻瞎母雞有時也會找到一粒穀子；最後笑的人，笑得最開心；常常有意外的事發生；哪怕人們考慮得再周到，最後還是由上帝安排一切——第二天，我嘴裏又啣上了烟斗，坐在花園裏這樣想。可是，我把自己端詳了一番以後，又覺得我畢竟是個衣服破爛的窮光蛋。

從此，我完全違背了平時的習慣，每天在園丁和別的工人起身以前，就老早爬

起來。清晨的花園裏美極了。在陽光下，花草、噴泉、玫瑰叢和整個的花園像金子和寶石一樣閃閃發光。兩旁長着高大的山毛櫸的林蔭道上，像禮拜堂裏一樣涼爽和肅靜，只有鳥兒飛來飛去，在沙子上亂啄。在別墅前面，美人兒住的屋子的窗戶下面，正好有一叢開花的灌木。每天清早，我老是那兒去，躲在樹枝下面，朝窗戶看，因為我不敢公開露面。在那兒，我每次都看見美人兒穿着雪白的衣服，睡意矇矓地走到敞開的窗前來。她一會兒編深褐色的髮辮，有時用美麗靈活的眼睛朝灌木叢和花園看看，一會兒摘下窗前的花枝，把它們繫起來，或者用白晰的胳膊抱起六絃琴，對着花園唱出美妙的歌兒；現在，只要我想起她那時唱的一支曲子，就會感到傷心——而這是很久以前的事啦！像這樣過了一個多星期。有一次，她又站在窗前，四周是靜悄悄的，忽然有一隻可惡的蒼蠅飛到我的鼻孔裏去。我打起可怕的噴嚏來，怎麼都打不完。她把身子從窗口探出來，看見我這個倒霉鬼潛伏在灌木叢後面。——我感到很窘，有好幾天不敢再來了。

我終於又冒了個險，但這次後窗戶一直是關着的；我在灌木叢後面躲了四、五、六個早晨，但她再也不到窗前來。我不耐煩了，鼓起了勇氣，每天早上公然地在別墅所有的窗下面走過去。可是，我再也沒有見到可愛的美人兒。我老是看見

另一個婦人站在離窗稍微遠一點的地方。我從來沒有這樣清楚地看見過她。她的確美麗、紅潤和豐滿，看起來又高貴又傲慢，像朵鬱金香一樣。我老是向她深深地鞠躬，而她每次都點點頭答謝我，同時非常有禮貌地眨眨眼睛。——只有一次我看見彷彿美人兒躲在窗簾後面，偷偷地向外面看。

過了很多天，但我一直沒有看見她。她不再到花園裏來，也不再在窗前出現了。園丁罵我是懶鬼；我很苦惱，當我朝遼闊的大地看的時候，我總覺得我的鼻尖妨礙我。

有一個禮拜天下午，我躺在花園裏，一面望着烟斗裏冒出一團團藍烟，一面懊惱沒有學別的手藝，不能在節日盡情歡樂。別的小伙子都打扮得很漂亮，到郊區的舞廳去跳舞。那兒，在和暖的空氣中和明亮的房屋間，人們穿着禮拜天的盛裝，在走江湖的手搖筒琴的音樂下狂舞着。我却像隻驚鷺一樣躲在花園靜僻的池塘的蘆葦裏，坐在一隻拴住的小船上搖蕩着。這時，晚禱的鐘聲從城裏傳到花園裏來了，水上的大鵝在我旁邊緩慢地游來游去。我難受死了。

忽然我聽見遠處有喧鬧聲和愉快的談笑聲。這聲音越來越近，接着綠的簇葉間閃現出珠的和白的頭巾、帽子和羽毛；突然有一大羣活潑的年輕紳士和小姐，包括

我認識的兩位小姐，從別墅經過草地朝我這邊走來了。我站了起來，想要離去。這時年紀大一點的美麗小姐看見了我。「啊，真湊巧，」她笑嘻嘻地叫道，「你把我們划到池子的對岸去！」小姐們小心胆怯地一個跟着一個爬上小船，紳士們扶着她們，並且賣弄自己在水上多麼勇敢。女人們都坐在邊上的凳子上，我把船從岸邊推開了。站在最前面的年輕紳士，開始不惹人注意地搖擺。小姐們害怕地晃來晃去，有幾位甚至叫了起來。那位美人兒，手裏拿着一朵百合花，坐在小船的邊上，默默地微笑着在觀賞清潔的水波，用百合花撥弄着它們，她的整個影子出現在水上映照的雲朵和樹木間，看起來像個在深藍的天空上飄過去的仙女一樣。

當我盯着她看的時候，愉快的胖小姐忽然想起來要我在船上唱歌。一位坐在她旁邊的，鼻上架着眼鏡的漂亮年輕紳士，很快轉向她這邊來，親切地吻了吻她的手，說道：「我感謝你想出這樣聰明的主意！在曠野和森林裏由人民唱的民歌，就像阿爾卑斯山上的一朵杜鵑花——『仙笛』①裏的曲子只不過是植物標本，這樣的民歌像民族的靈魂一樣。」

① 這是指浪漫派詩人阿尼姆和布連塔納在一八〇六——一八〇八年出版的民歌集「男孩的仙笛」。

我說，我不會唱紳士小姐們歡喜聽的曲子。我一直沒有注意到的多嘴的侍女，站在我的近旁，提着一籃杯子和瓶子，說道：「你不是會唱一支關於美麗的貴夫人的好聽歌兒嗎？」

「是的，是的，你就大胆地唱吧！」胖小姐立刻叫道。我的臉通紅了。觀賞水波的美人兒忽然抬起頭來，瞥了我一眼；她的目光一直刺到我的心底。我不再遲疑了，壯起了膽，放大了膽子，快樂地唱道：

不管我到哪兒去，朝鄰兒看，

在田野、森林和平原，

從山上到河邊的草地，

美麗的貴夫人呀，

我向你致敬千百次。

我在花園裏找到了

很多美麗可愛的花，

我編了很多花環，

把千絲萬縷的思想
和問候一塊兒編進去。

我不能把花環送你，
你太高貴，太美麗，
我只好讓花兒枯死，
可是無上的愛情，
將永遠留在我的心裏

我看起來很愉快，
整天忙來忙去，
即使心快要碎，
我仍舊挖土和歌唱，
不久就要挖自己的墳墓。

船靠了岸，紳士小姐們下了船。唱歌的時候，我清楚地看見許多年輕紳士，露

出俏皮的神情，在小姐們面前噤哩咕嚕地譏笑我。戴眼鏡的紳士，臨走時跟我握了握手，對我說了些什麼，但我已經不記得他說什麼了。年紀較大的小姐很親切地看了看我。在我唱的時候，美人兒一直垂下眼睛。現在她也走了，什麼都沒有說。唱歌時我的眼睛裏已經流滿了淚水；這支曲子、羞耻和痛苦，使得我的心差些兒碎了。現在，我忽然認識到她多麼美麗，而我是被世人嘲笑和遺棄的窮光蛋。他們都在灌木叢後面不見了時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撲在草地上痛哭起來。

第二章

緊靠着別墅的花園旁邊，延伸着一條公路，一堵高牆把公路和花園隔開。那兒有一幢紅瓦屋頂的整潔小房子。這是稅卡。房子後面有個圍着染色籬笆的小花園，牆上一個裂口通向別墅花園的最陰暗和偏僻的角落。住在小房子裏的稅吏最近死了。有一天清早，當我還在熟睡的時候，宮裏的書記跑來找我，叫我立刻去見總管。我很快穿好衣服，跟着快樂的書記走去。在半路上，他一會兒在這兒，一會兒在那兒摘下一朵花，插在外衣上，一會兒又巧妙地在空中揮舞手杖。他喋喋不休地談着，但我什麼都沒有聽懂，因為我還在打瞌睡。我走進半暗不明的辦公室，總管戴着美麗的假髮，坐在巨大的墨水瓶和一堆堆的紙張書籍後面，活像個蹲在巢裏的貓頭鷹。他瞪了我一眼，便說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你是哪兒來的？你會寫字、看書和算賬嗎？」我表示我都會，於是他繼續說：「嗯，因為你表現得好，而且很有才幹，主要要你補上稅務員先生的空缺。」我很快想了想我的表現和才幹怎樣，最後

不得不承認總管說得對。於是我立刻就成了稅務員。

我當即搬進我的新住宅，很快就把一切安排好了。我找到了過世的稅務員先生留給接替他的人的好幾件東西，其中有一件美麗的帶黃斑點的紅睡衣，一雙綠拖鞋，一頂睡帽和幾個長柄烟斗。在我家鄉時，就希望有這些東西了，因為我常見我們的牧師穿着睡衣和拖鞋蕩來蕩去。我穿上睡衣，戴上睡帽，整天坐在我的房子前面的小板凳上。（此外我沒有別的事可做了。）我用過世稅務員先生所留下的最長的烟斗抽烟，望着路上步行、乘車和騎馬的人們。我老希望我們村裏什麼人打這兒過去看見我，因為他們總說，我沒出息。——睡衣很配我，而且一切都使我高興。我就這樣坐在那兒，左思右想，覺得一切開端都很困難，上等人的生活非常舒服。我暗自下了決心，以後再不去旅行了，並且像別的人一樣積蓄些錢，將來慢慢地，在世界上幹些大事。雖然我下決心、考慮和盤算，但並沒有忘記美人兒。

我把園子裏找到的馬鈴薯和別的菜蔬都拋出去了，在整個的園子裏種上了精選的花卉。宮裏的門房，就是那個長着大勾鼻子的傢伙，疑惑地瞟了我一眼；他以為意外的幸福使我發瘋了。自從我搬到這兒以來，他常來看我跟我做了要好的朋友。我並不和他爭辯，因為我聽見主人的花園裏有細微的談話聲。雖然茂密的樹叢使我